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潘美月·杜潔祥 主編

第二七編 第七冊

如切如磋：經學文獻探研錄（上）

陳才著

花木蘭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二七編

潘美月·杜潔祥 主編

第7冊

如切如磋：經學文獻探研錄（上）

陳才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如切如磋：經學文獻探研錄（上）／陳才 著 — 初版 — 新北市：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8〔民107〕

序 6+ 目 2+154 面；19×26 公分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二七編；第 7 冊）

ISBN 978-986-485-565-0（精裝）

1. 經學 2. 文獻學 3. 研究考訂

011.08

107012287

ISBN-978-986-485-565-0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二七編 第七冊

ISBN：978-986-485-565-0

如切如磋：經學文獻探研錄（上）

作 者 陳 才

主 編 潘美月 杜潔祥

總 編 輯 杜潔祥

副總編輯 楊嘉樂

編 輯 許郁翎、王筑 美術編輯 陳逸婷

企劃出版 北京大學文化資源研究中心

出 版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發 行 人 高小娟

聯絡地址 235 新北市中和區中安街七二號十三樓

電話：02-2923-1455 / 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hml810518@gmail.com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初 版 2018 年 9 月

全書字數 243890 字

定 價 二七編 24 冊（精裝）新台幣 46,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如切如磋：經學文獻探研錄（上）

陳才 著

作者簡介

陳才，安徽無爲人，文學博士，上海博物館副研究館員，中國詩經學會會員、中國歷史文獻研究會會員、中國文字學會會員、中國訓詁學研究會會員、上海市儒學會會員，上海圖書館兼職參考館員，上海市國學新知傳統文化學習中心理事，主要從事詩經學文獻和朱子學文獻的研究。發表學術論文和書評數十篇，主持國家社會科學基金後期資助項目 1 項、安徽省古籍整理出版辦公室項目 1 項，點校古籍若干部。

提 要

本書共收錄論文 36 篇，包括《詩經》研究篇、文字音韻訓詁校勘篇、出土文獻篇、書評篇和商榷篇五部分。

《詩經》研究篇收錄論文 8 篇。其中既有《詩經》中詞義的札記，也有對胡承珙詩經學的研究，還有對董治安先生注《詩》成就的揭示，以及對日本東洋文庫本《毛詩》殘卷的研究。

文字音韻訓詁校勘篇共收錄論文 7 篇，除第二篇《李世民詩歌用韻考》之外，其他都與《詩經》相關。其中既有對《詩經》中訛俗字的辨析，也有對《詩經》中某個詞義的考察，還有《詩經》校勘中的一些問題。文章既有具體的考察，也有理論層面的思考。

出土文獻篇共收錄論文 3 篇，都是關於清華簡《耆夜》篇的研究。《耆夜》篇可視作涉《詩》文獻。文章或對既有研究中忽視的幾個問題加以強調，或對《耆夜》篇中《蟋蟀》詩闕文予以補足，或用以反觀後儒的《詩經》解讀。

書評篇收錄論文 11 篇，涉及經、史、子三部，其中關於《詩經》的有 3 篇。所評著作，或為舉世公認的名著，或為前輩名家的得意之作，或為青年俊彥的優秀成果。

商榷篇收錄論文 7 篇。其中既有對名家名著疏失的補正，也有對古籍整理疑誤的糾正，還有對古籍整理失誤情況及其理論的思考。所商榷者，既有某個學術觀點，也有古籍整理方面的具體失誤，還有當代文化熱點。

自序

2007年，我辭去教職，遠赴美麗的邕城，進入廣西大學文學院，師從謝明仁教授攻讀碩士學位。謝師命以治經，說：「前輩學者往往兼通群經，但對於我們而言，可以先通一經，將來有餘力，再通他經。」於是我選取《詩經》作為自己的研究方向，在老師的指導下研習《詩經》，並以胡承珙《毛詩後箋》作為研究對象，撰寫碩士學位論文。2010年碩士畢業後，又負笈滬上，師從朱傑人教授繼續研習《詩經》，以朱子詩經學作為研究對象，撰寫博士學位論文。2013年進入上海博物館敏求圖書館工作後，在承擔新的工作任務的同時，我始終沒有放棄對《詩經》的學習與研究，希望可以在這個領域有所收穫，以不辜負兩位恩師的教導。

在研究過程中，免不了要將自己的心得形成文字，並謀求公諸同好。而這些文章過於專門，大多刊發於業內較為小眾的刊物，流傳不廣。因此，我希望能有一個結集的機會，將部分論文集中起來，以獻給學界，同時也可以作為自己求學、治學生涯的一個回顧。幸蒙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不棄，慨允出版。本集共收錄論文36篇，大致包括5類。現按類逐篇將這些論文撰寫的情況及編選入集的意圖作一簡介。

雖然我喜歡新鮮，興趣廣泛，在多個領域有所嘗試，但始終以《詩經》作為學習和研究的中心，故本集開篇以「《詩經》研究篇」為題，作為第一部分。這一部分收錄八篇論文，是我在《詩經》及詩經學文獻方面的研究成果。《〈詩〉詞漫志》和《〈詩〉詞續志》兩篇是對《詩經》中一些詞語的解釋提出自己粗淺的看法，或試息古人之訟爭，或試正今人之誤解。《胡承珙的箋〈詩〉立場論略》《〈毛詩後箋〉對〈詩經〉的校勘平議》《胡承珙〈毛

詩後箋》成書及版本考述》三篇是在碩士學位論文的基礎上有所修改而成的文章，雖然稚嫩，但於我個人來說，是一段令人懷念的過往，也是一個十分有意義的學步。《胡承琪〈毛詩稽古編後跋〉疏解》是對胡承琪詩經學的後續研究，而《毛詩稽古編》也在我的研究計劃中。謝師師從董治安先生，對董先生非常敬重。董先生過世的次年，謝師指導我撰寫《董治安先生注〈詩〉平議》一文，談談董先生在《詩經》注釋上的成就，參加董先生學術研討會。文章以謝師和我合作署名，今蒙謝師允准，收入本集。《東洋文庫本〈毛詩〉殘卷補說》是我首次對日本藏《詩經》寫卷的研究。論文在既有研究的基礎上，將這個唐鈔本《毛詩》殘卷定名為《毛詩傳箋（唐風蟋蟀—鴇羽）》，並對其中旁注小字和狩野直喜跋文作了細緻分析。遺憾的是，我尚無餘暇將本文姊妹篇《〈毛詩傳箋（唐風蟋蟀—鴇羽）〉殘卷斟釋》寫出，因此不能一併收入。

文字學、音韻學、訓詁學是古典文獻學專業工作者必須掌握的基礎知識和治學工具，而古人治學又不外校勘與訓詁二途，故本集次以「文字音韻訓詁校勘篇」為題，作為第二部分。這一部分收錄七篇論文，除第二篇外，其他都與《詩經》的研究相關。《詩經》中「美目盼兮」，有些刻本作「盼」。我撰寫《盼、盼、眄互訛瑣談》一文，考察這三個字形互訛的情況，並以此為出發點，提出了一個觀點：某個字形可能會在不同時期作為不同字的俗字。《李世民詩歌用韻考》是我碩士階段學習音韻學的一篇習作，也是我唯一的一篇關於音韻學的論文。現在我的學術興趣轉移，估計不會再做相關研究了，因此也收入本集，以作紀念。《詩經》「無使彪也吠」，彪，《說文解字》的解釋是「犬之多毛者」，後人都誤認為指獅子狗。《釋彪》一文梳理文獻，提出《說文》的解釋是彪的本義，但是是指花狗。在此基礎上，文章清楚地梳理彪字各義項之間的引申關係。《詩經》「其雨其雨」，「其」字以朱熹《詩集傳》的解釋最佳。今人之治朱子學者，往往泛泛而談朱熹訓詁如何如何，卻不能明其所以。這與朱子所提倡的讀書、治學精神是背道而馳的。《從「其」字釋義看朱子的讀書方法》一文不足三千言，目的在於督促自己將朱熹在讀書、治學方法的精髓繼承下來，而不能只學其表，不及其裏。《詩經》「誰謂鼠無牙」，牙，朱熹《詩集傳》的解釋是「牡齒」，承《說文》而來。我考定，《說文》中的這個「牡齒」應該作「壯齒」。《詩經》「不可休思」，有人認為「思」「息」二字通假，有人認為「思」是「息」的訛字。我梳理文獻中二字互訛的情況，

提出這兩個字互訛的可能性更大一些，並進而提出，文獻中形近互訛被誤認作音近通假的情況可能並非孤例，而是一類現象。十三經的文本層次複雜，要想恢復到文本的初始面貌是不可能的，但也不能局限於版本校，而忽視了對其原貌的探索。因為版本校最多只能恢復到宋本的原始面貌，而傳世宋本又以坊刻居多，其意義十分局限。清儒在這方面做了許多理校，很有意義，至今未能引起學界的足夠重視。我原打算就清儒校勘《詩經》問題作一專題研究，無奈時間和精力不允許，僅對胡承珙的《詩經》校勘作了初步考察，就停止了研究步伐。《阮元本〈十三經注疏〉誤刻六則——兼談古籍校勘中參校對象的問題》舉出六個具體的例子，以為嘗試，並藉此談了我對古籍整理參校對象問題的看法。

《詩三百》在先秦時期就已經為人們所重視，典籍中不乏稱引之處。《詩經》研究與出土文獻研究是緊密相連的。一方面，是出土《詩經》文獻的研究，包括敦煌《詩經》寫卷、阜陽漢簡《詩經》的研究。此外安徽大學藏戰國《詩》簡和湖北荊州戰國《詩》簡，正在整理中，尚未公佈。另一方面，是出土涉《詩》文獻的研究，包括上博簡、清華簡等。出土文獻為《詩經》研究提供了很好的視角和很有益的補充，故本集次以「出土文獻篇」，作為第三部分。這一部分收錄論文三篇，都是關於清華簡《耆夜》篇的。《清華簡〈耆夜〉篇拾遺》是對既有研究中被忽視的幾個問題，特別是文獻性質加以強調。《清華簡〈蟋蟀〉詩闕文試補》是通過與《詩經》中《唐風·蟋蟀》篇的對比，完整地補出殘簡闕文。《由清華簡〈蟋蟀〉詩看歷代詩經學的幾處誤讀——兼談清華簡〈尹至〉〈金縢〉〈耆夜〉三篇的辨偽》則就簡文與傳世《詩經》對讀，重新思考《詩經》中的幾處訓詁問題，並就此對清華簡《耆夜》篇的辨偽提出看法。

學術評價是學術活動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以期刊、出版社所謂的等級來衡量文章、專著的學術價值，是不合理的，而由專業領域內學者去評價，則相對可行。作為古典文獻學出身圖書館工作人員，撰寫書評是開展工作、進行研究的一個重要方面，故本集次以「書評篇」，作為第四部分。這一部分收錄書評十一篇，所評價的專著，或為舉世公認的名著，或為前輩名家的得意之作，或為青年俊彥的優秀成果。其中三篇與《詩經》研究專著相關：郭全芝教授和黃忠慎教授一直以來，對我多有指導和提攜，他們在詩經學領域多有創獲；袁梅先生是老前輩，米壽之齡仍然筆耕不輟，彙編《詩經》異文，

是我們後輩學習的楷模。朱子無尚書學專著，陳良中教授的研究從學理上確立了「朱子尚書學」這一命題，並揭示了它的豐富內涵。許建平教授學問精深，氣象博大，在敦煌學領域辛勤耕耘，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他的許多文章具有範式意義，可以給有意進入敦煌學領域的研究者開示治學門徑。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約請我整理蔣伯潛《語譯廣解四書讀本》，以《四書新解》為題，重新出版。我前後校閱四五過，勞高功少，但此書於今人頗有價值，我也樂意為之推薦。顧宏義教授治宋史與宋代文獻，所著《宋代〈四書〉文獻論考》學術性與工具性兼備，將四書學研究推向一個新的高度。袁珂先生是新時期研究《山海經》的一位重要人物。他以神話學視野研究《山海經》，取得了舉世公認的成就。其《山海經校注》一版再版，堪稱名篇。後浪出版公司據其遺稿出版《山海經校注》的最終修訂版，傳播文化，值得表彰。陳夢家先生是詩人，也是學者。金城出版社於陳先生誕辰 105 週年、逝世 50 週年之際，出版《美國所藏中國銅器集錄》，以作紀念，並邀我作為特約編輯，校對文字。我撰寫小文，將此書在青銅器著錄上的典範意義揭出。沈從文是我喜歡的一位作家，他筆下湘西世界的神秘、淳樸與自然，讓我十分嚮往。與陳夢家先生一樣，沈從文也由文學創作轉到學術研究中。單位工會組織讀書活動，我草擬了一篇沈從文學術著作的學習體會。青年學者樊波成，學有根柢，所著《老子指歸校箋》，作為校箋類著作，在吸收了前人之長的基礎上有所推進。

學術批評也是學術活動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經典沉深，載籍浩瀚」，我們研究中國古典學術，學問再大的學者恐怕都難免會犯這樣那樣的疏失，故本集次以「商榷篇」收篇，作為第五部分。這一部分共收錄文章七篇，既有對名家名著疏失的補正，也有對古籍整理疑誤的糾正，還有對古籍整理失誤情況的理論思考。就《詩經》的研究來說，後代學者往往是在對前代學者糾謬的過程中，推進了詩經學的發展。鄭玄正毛公之疏失，朱熹正漢唐諸儒之不足，後儒正朱熹之錯誤，無傷毛公、鄭玄、朱熹在詩經學領域的卓越成就和不朽貢獻。學術批評是推動學術發展的一種手段，而不是貶低別人學術和人格的工具。現在學術界有一個不好的現象，少數人學術倫理失範，尚未窺知某個專業領域的學術門徑，卻喜歡無端指責別人。我將這幾篇商榷文章貢獻出來，也意在可以給那些失範者提供一些參考。

本次結集，除了對原文作出一些技術性改動之外，大體上一仍其舊貌，不作修訂。當然，原文的手民誤植或措辭上明顯訛誤之處，則適當加以改正。

本次所作的技術性改動爲：刪去原文中的摘要和關鍵詞；注釋格式上，適當加以調整，以保持全書體例統一；所引論文收入本集的，則加註本書頁碼，以作附註。

編輯這部論文集的同時，我借機回顧了自己學術上不斷成長的一段歷程。師長教誨、朋友切磋、思考時的迷惘、解惑後的快樂，等等情景，歷歷在目。感慨之餘，唯有感謝。在我學習和研究的過程中，師長們給了我許多教誨與鼓勵，朋友們給了我許多幫助與督促，宛如兄弟姐妹的師兄弟師姐妹們給我枯燥的治學過程帶來了許多歡樂與快慰。感謝這些師友們出現在我的學術成長過程中，伴隨並見證了我在學術上的點滴進步。此外，這世上的生活大多平凡，許多事物往往平常。然而其中所蘊含的美與善，是不敏如我僅憑自己有限的認知能力，怎麼都難以認識到的。所幸也有人幫助我去體認。這二者是我學習與研究中的額外收穫，故特別提出，記在篇末。



目

次

上 冊

自 序

- 一、《詩經》研究篇…………… 1
- 《詩》詞漫志…………… 3
- 《詩》詞續志…………… 13
- 胡承珙的箋《詩》立場論略…………… 23
- 《毛詩後箋》對《詩經》的校勘平議…………… 39
- 胡承珙《毛詩後箋》成書及版本考述…………… 51
- 胡承珙《毛詩稽古編後跋》疏解…………… 61
- 董治安先生注《詩》平議…………… 73
- 東洋文庫本《毛詩》殘卷補說…………… 83
- 二、文字音韻訓詁校勘篇…………… 97
- 盼、盼、眄互訛瑣談…………… 99
- 李世民詩歌用韻考…………… 107
- 釋彪…………… 115
- 從「其」字釋義看朱熹的讀書方法…………… 121
- 《說文解字》「牡齒」當爲「壯齒」辨…………… 125
- 文獻中「息」「思」互訛問題瑣談…………… 135
- 阮元本《十三經注疏》誤刻六則——兼談古籍校勘中參校對象的問題…………… 147

下 冊

- 三、出土文獻篇…………… 155
- 清華簡《耆夜》篇拾遺…………… 157
- 清華簡《蟋蟀》詩闕文試補…………… 169
- 由清華簡《蟋蟀》看歷代詩經學的幾處誤讀——兼談清華簡《尹至》《金縢》《耆夜》三篇的辨僞…………… 179
- 四、書評篇…………… 191
- 《詩》中沉潛勤「述學」 巨椽寫就好文章——讀郭全芝教授《清代〈詩經〉新疏研究》…………… 193
- 別樣的精彩——讀黃忠慎教授《清代詩經學論稿》…………… 203

《詩經》異文的全面研究——評袁梅先生《詩經異文彙考辨證》	213
復原朱子尚書學原貌——評陳良中教授《朱子〈尚書〉學研究》	219
遍搜遺籍治群經——讀許建平先生《敦煌經學文獻論稿》	223
淺直的語言揭示深刻的道理——評《四書新解》	227
學術性與工具性兼備——評顧宏義先生《宋代〈四書〉文獻論考》	231
神話學視野下的《山海經》新注——評袁珂先生《山海經校注》	235
古器物著錄的典範之作——兼談金城版《美國所藏中國銅器集錄》	243
「星斗其文，赤子其人」——讀沈從文先生《花朵朵 罈罈罐罐》	249
傳承中有所創新的一種校箋新體式——評樊波成《老子指歸校箋》	253
五、商榷篇	257
宋以後第三人稱代詞「伊」、「渠」的演化——兼談王力先生《漢語語法史》一處疏失	259
說「文人相輕」——讀《漢語大詞典》札記一則	267
劉師培《經學教科書》注釋斟補	269
鳳凰本朱熹《詩集傳》點校商榷	281
《爾雅注疏》點校零識	293
也說「致敬國學」——兼及幾點真誠的建議	299
古籍整理失誤片談	303

一、《詩經》研究篇

《詩》詞漫志

《詩》、《書》向稱難讀，首要原因即是其間詞義難明。一段時間以來，學者注釋《詩經》，多僅求文義通順，於語言本身和社會歷史層面的關注則略顯不足。本文就《詩經》詞句之訓詁，准以《傳》、《箋》，核以《說文》，參以後世之論，再考其文理，審其辭氣，並驗諸他卷，兼顧語言之共時與歷時因素以及詩經時代的社會、歷史、文化背景，試作考釋四則，力圖還原本義，庶可俾讀《詩》者一二助焉云。文中錯誤難免，懇請博雅君子有以教之！

一、釋我心匪鑿

《邶風·柏舟》二章：「我心匪鑿，不可以茹。」

《毛傳》：「鑿，所以察形也。」《鄭箋》亦云「所以察形」云云。《經典釋文》：「監，本又作『鑿』，甲暫反，鏡也。」自來解《詩》者，多據《釋文》訓鑿爲鏡，蓋亦以《釋文》與《毛傳》、《鄭箋》義同。諸治訓詁之學者，亦多以鑿、鏡爲一物，未有異說。如，遼僧行均之《龍龕手鏡》，傳至宋國，則因避趙敬之嫌名諱而改成《龍龕手鑿》。實則此說未安。鑿，《說文》作「鑑」，變上下結構爲左右結構，二字部件相同，本當爲同一字。其古字作監，如《尚書·酒誥》：「君無於水監，當於民監。」而《莊子·德充符》：「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國語·吳語》：「王其盍亦鑑於人，無鑑於水。」此鑿（鑑）皆由名詞引申爲動詞，指察形而言，其本義則當指所以察形之物。本詩《毛傳》之訓正是。《周禮·天官·凌人》：「祭祀，共冰鑑。」《周禮·秋官·司烜氏》：「以鑿取明水於月。」此二處之義，正同《詩經·邶風·柏舟》。

出土之古器物中有鑿也有鏡，如婦好墓中即有四面青銅鏡，但鑿卻與鏡

不同，鑿爲水器，其形制類盂，可盛水或冰。蓋其盛水可以察人之形，所以引申爲察形之義。於此可知《毛傳》、《鄭箋》釋義之妙。袁愈荃譯詩、唐莫堯注釋之《詩經全譯》釋「鑿」爲：「青銅器名。古人盛水於鑿以照影，戰國以後銅鏡也稱爲鑿。」〔註1〕所言甚諦。然本書又譯此句爲「我心不是那明鏡」〔註2〕，則不大恰當，「鑿」字直接譯出即可，不必改譯爲鏡。

戰國時期鑿、鏡相混，可能是由於鑿察形的功能已爲鏡所取代。而後世遂逐漸忽視了二者之差別，遂誤以此二物爲一，至少在陸德明的時代，此二者之間的區別已經全然不知了。

由此也提醒我們，對時代越古的注解，越應該更加給予重視，絕不能輕易憑自己的生活經驗或主觀理解改動古注。清儒胡承珙在談及其治《詩》何以要綜毛時，曾做過一個形象的比喻：「平心而論，問高曾者，必於祖父；談失火者，必先里鄰。」〔註3〕正闡明其中深意。王力在《訓詁學的一些問題》一文中認爲訓詁當重視故訓，他說：「漢儒去古未遠，經生們所說的故訓往往是口口相傳的，可信程度較高。……因此，我們應該相信漢代的人對先秦古籍的語言比我們懂得多些，至少不會把後代產生的意義加在先秦的詞匯上。」〔註4〕王先生之說，於此可見一斑。

二、釋受侮不少

《邶風·柏舟》：「覯閔既多，受侮不少。」

《毛傳》、《鄭箋》於「侮」字皆未釋；《正義》以爲「侵侮」，得之。今人多訓爲侮辱，殊誤。《說文》：「侮，傷也。」是讀侮爲侵侮之侮。考見於《詩經》之「侮」，並無侮辱之義，多爲欺侮、侵侮之義，如《大雅·烝民》：「不侮矜寡，不畏強暴。」《小雅·正月》：「憂心愈愈，是以有侮。」《大雅·綿》：「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奏，予曰有禦侮。」《大雅·皇矣》：「四方以無侮。」《大雅·行葦》：「四鍤如樹，序賓以不侮。」或可引申爲輕慢、侮慢之義，如《豳風·鴟鴞》：「今女下民，或敢侮予。」

〔註1〕袁愈荃譯詩，唐莫堯注釋：《詩經全譯》（修訂版），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5頁。

〔註2〕袁愈荃譯詩，唐莫堯注釋：《詩經全譯》（修訂版），第34頁。

〔註3〕（清）胡承珙：《求是堂文集》，《續修四庫全書》第1500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67頁上。

〔註4〕王力：《龍蟲並雕齋文集》第一冊，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343頁。

筆者又核以《左傳》中「侮」字的 11 處用例（其中有幾處是引用《詩經》語句的），亦未見有可解作侮辱者，故本詩之侮字，似不可讀為侮辱之侮，當訓為欺侮。「受侮不少」，是指遭受了不少欺侮。

三、釋王事、政事

《詩經·邶風·北門》詩曰：

出自北門，憂心殷殷。終窶且貧，莫知我艱。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王事適我，政事一埤益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讒我。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王事敦我，政事一埤遺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摧我。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這首詩中二章、三章的「王事」、「政事」對言，其所指為何，《毛傳》無釋。《鄭箋》解二章曰：「國有王命役使之事，則不以之彼，必來之我；有賦稅之事，則減彼一而以益我。」是鄭玄以「王事」為邦國受天子所命役使之事，「政事」為賦稅之事。《孔疏》：「政事云一埤益我，有可減一，則為賦稅之事。政事是賦稅，則王事是役使可知。役使之事，不之彼而之我，使我勞而彼逸；賦稅之事，減彼一而益我，使彼少而我多。此王事不必為天子事，直以戰伐行役皆王家之事，猶《鴛羽》云『王事靡盬』，於時甚亂，非王命之事也。」〔註 5〕細釋孔穎達之義，當是以為，此處「王事」是指征伐行役之事，但不必受天子之命，只不過名義上征伐行役當屬王家之事，所以稱作「王事」。孔氏還引《唐風·鴛羽》亦有「王事」作證。清儒胡承珙則否定了孔穎達的這個說法，認為「王事」當專指天子之事。〔註 6〕朱熹《詩集傳》：「王事，王命使為之事。政事，其國之政事也。」〔註 7〕朱熹則改訓王事為天子所命之事，改訓政事為諸侯國內之政事，後人多有從之者。而顧炎武《日知

〔註 5〕（漢）毛亨傳，（漢）鄭玄箋，（唐）孔穎達疏：《毛詩正義》（繁體標點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年，第 201 頁。

〔註 6〕（清）胡承珙撰，郭全芝校點：《毛詩後箋》，合肥：黃山書社，1999 年，第 208 頁。

〔註 7〕（宋）朱熹撰，朱傑人校點：《詩集傳》，朱傑人等主編：《朱子全書》（修訂本）第 1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 年，第 436 頁。